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宋文鑑

(一十)

呂祖謙詮次

僑務委員會
OCAC
01321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輯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03473

宋文鑑

（一十）

呂祖謙詮次

國家圖書館藏書

國學基本叢書

0973.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5536-3
v.11

宋文鑑卷第八十七

序

皇祐會計錄序　田況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彥遠
送楊鬱林序　劉敞
劉景烈字解　劉敞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劉敞
送張摠之温州司理序　劉敞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唐史論斷序　蔡襄
伊川擊壤集序　蔡襄
洛陽耆英會序　劉敞
序賻禮　孫甫
送陳升之序　邵雍
宋文鑑　卷第八十七　司馬光
一一六七　司馬光
王安石

國家圖書館
003907360
03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故蹟遺文序　王回
皇祐會計錄序　田況

在昔冢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濂。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殺。精密重愼。可知也已。古今世遼。兵農殊業。賦貢常入、不足。更用幹計權利。其塗百出。有唐鹽鐵、戶部度支、分釐使務謂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匱耗。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明宗乃專立一使。以惣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多盭違。無所從稟。故復合而爲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半在於茲矣。以秦漢言之。則兼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職。以唐五代言之。則包租庸、地稅、戶口國計之名。其寄重憂深。非羣司之擬也。國家丕享海內。化際日出。養兵之法。與古不侔。祖宗繼承慕置。增衍康定。耒爭隸軍籍。校之景德祥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費日侈。民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員歲溢。恩蔭例繁。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叡聖恭儉。憂民節用。內疎渥飾。嚴簠池囿。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應不急土木。一切權罷。舊制。禁中歲新戶牖。欄檻朱池御座、龍艦。金碧宏麗。始費不貲。收同請繕飾。去歲傳宣三司。稱寧殿等處。五年一次修換。金明斷鐵小碎之材。毀無所用。願粗修補。不使壞可也。上面諭曰。此實無用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顒以安邊深自率勵。未罹咎謫。誠爲幸哉。必欲酌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則繫乎岩廊之論。非有司之事也。臣材策闇短。久當大計。雖內自竭盡。

而績無最尤。若夫內外之盈虛。出納之愼忽。商貨之通滯。法令之峻遲。使公事丁謂嘗編景德會計錄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贏虧變通損益。多非近制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皇祐會計錄六卷。一戶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祿賜、六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爲準。精要者采緝之。冗釀者刪除之。如謂所錄郡縣疆里。復以宮館祠宇附其闕。每卷之首。別爲題辭。今昔之隆汙。置廢之是否。庶可見其崖略矣。

冒瀆皇覽。伏深戰汗。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彥遠

詩曰。王之爪牙。言吏士鋒銳。能搏噬奇邪也。故軍將皆建旗于前。曰大爪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退。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牙前將。緣是從卒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缺誤。轉稱爲衙。唐自開元至五代間。衙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校臺省官。猶春秋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國初芟誅姦雄。斂威銷萌。出衙將員雖百有二十。貲產視它郡爲瘠。典吏乘隙。骫枉重困。握粟出卜。訟訴繁興。昭通判官。會按察使符傑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世昌侑焉。頗蠲除舊弊數端。悉條列。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衆以爲便。仍獻狀按察二使。既成。題曰衙司都目。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他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龔富貴。眞若長者。一旦有意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世常有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複。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爲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爲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尙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末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爲釋。可也。以爲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

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敍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舜爲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己而已之乎。夫蠻夷異類。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狖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粮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於人。釁於勇而嗇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幸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臣不爲。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闚釁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徠僄勇士、務刺擊爭鬬以爲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寖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綰

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提持飲食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宿密而外方鎭多以儒臣任之。武人剔去角牙。磨治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校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聲壯戾妥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幼之温州司理序

蔡　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平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偏怒奇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敏。則務乎簡歷。日召而前。頤指教敕。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冤者不得吐其臆。鞫者不得畢其慮。故曰守之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

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其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墮、窕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澈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文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

出於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竣其臣效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皐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

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紀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餘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惟。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很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惟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敍事詳備。差勝於佗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爲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

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草具。遂作序述其修是書。至皇祐四年。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暇未能備具。逮嘉祐七年。成七十才力不盛。敍事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　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慼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慼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慼則職于怨懟。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慼。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有利害。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不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

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率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

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乎。其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汲汲如恐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亦官守。不得執巵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馬光序。

河東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五。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衞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庸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愼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序賻禮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恠。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摘出之。有僧寓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唁之。文粲怒曰。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亭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

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也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亨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楊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楊。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故蹟遺文序　王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爲最壽者。惑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岩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爲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

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盡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衆特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傳而廣之。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鐘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它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爲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不以吾說而廢否。

宋文鑑卷第八十八

序

譜例序　蘇洵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蘇氏族譜引　蘇洵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陳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譜例序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

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奏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　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噉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愾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

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貌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孑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親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盡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淳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璧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矰奔者如馳跳者如鶩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義考之蓋大家所注以頌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

曾鞏

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而成帝後宮趙衞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冤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茅苕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所以

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敍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明先生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已。三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言戰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不

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詐。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

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偸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惶之際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敍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與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

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乎。則方是之時。豈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敝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

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睚眦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算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

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尙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宋文鑑卷第八十九

序

送周屯田序　曾鞏
送江任序　曾鞏
送趙宏序　曾鞏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泰伯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章望之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鄭野甫字序　曾鞏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

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䏶。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以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阨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欿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籯粮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

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奥道塗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以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宜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壤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潔廉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民自得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趙宏序

曾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万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相踵焉願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襲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

焉。適重寇耳。況致平耶。陽晏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故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之臣。使撫靚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郎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謂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泰伯

李泰伯以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科所著文。自冠迄茲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爲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爲。未能盡無愧。閔其力之勞。輒不棄去。至於夭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藉手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

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鬼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四十七世孫云。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

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然。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

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　頌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切惟念國家奄宅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蠢茲種獫。早以面內。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寖以訓備。陛下欽若成憲。羈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册。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紓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繇。故以敍事冠於篇首。厥初講和始於繼忠。書奏虜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采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奉使。奉使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塗有回遠。若非形於繢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使。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羣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爲信書。不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於前。朝廷所遣。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　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

次之以賜予。虜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贊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受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齎操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衆。靳賚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卹。靡所不至。或貨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干大體。則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遣虜帥守當任其責。或接境司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徙。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壘之繕完。砦鋪塘濼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爲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虜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僞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祿。三者相須。並見於夷狄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爲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軺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幷有奚濊。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逮遠也。故終於番夷雜錄。而經制方略、論議奏疏附焉。臣切觀前世制禦戎狄之道。載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卑辭厚禮以誘其衷。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邪。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

利故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于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事契以來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司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爲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虜欲啓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朔之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撫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狃我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微形兆茲見蓁街質館行可致其俘入矣今姑撮其大要概副聖辰經遠之慮摠二百卷卷有宂併方

章公甫字序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爲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鎡錤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胄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旜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罔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韠舄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觸以衡牙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絰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懇由是而交鼎鼐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

章望之

勺尊彝。所以斟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簟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詐僞由是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淫爲異器以啓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朞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章望之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爲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

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反名。如商之於子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予之於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雖失古人以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不安其說也。命予爲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於古人。聞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待正夫之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附於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爲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云者。謂其來非外也。

宋文鑑卷第九十

序

後周書序　王安國
良方序　沈括
縣法序　呂惠卿
易傳序　程頤
春秋序　程頤
羣居治五經序　龔鼎臣
送焦千之序　劉攽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南豐集序　王震
後周書序　王安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

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爲之謀而詘己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蓄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然而君能蓄臣者。天下之至難。傳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尙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因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騖於下者。有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勢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

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爲。考其所行。已得其太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脈。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爲之應。五聲爲之變。五味爲之偏。十二脈爲之動。求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捭摩其性理。搏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一人例比衆人。此人事也。言不能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脈。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宜温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温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爲易知。複用爲難知。世之處

方者。以一藥爲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蹔石而不亂者。有濡咳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之於人無似之口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猪魚以生。北人食猪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爲未足。又益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蟹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爲易見。味爲易知。嘔利爲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諭也。此處方之難四也。而藥或非良。其柰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濕而爲蛾。雞踰嶺而黑。鸜鵒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斥。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況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睹其驗。始著于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

覩其驗。卽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以注著其狀于方尾。疾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暇久伏待完也。

縣法序　呂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訟簡。刑獄平。會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旱有備。盜賊不作。衣食滋殖。風俗敦厚。必自縣始。然古之宦學皆有師法。雖工官猶莫不然。況於爲數萬戶之縣。而當古一國之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於此也久矣。茲者出守大名。當薦饑之後。民卒流亡。盜賊多有。隨宜應務。粗亦竭愚。復召畿內之知佐。問其所以施設之方。而監司部吏之歷縣道。老民事者。皆諮訪焉。旣盡其所長矣。於是又附以平日之所嘗講聞試用者。爲法、令、詞訟、刑獄、簿歷、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敕令合而易曉。故不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內而已。然愷悌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愛也。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本作泝。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之、而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

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羣居治五經序

龔鼎臣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歲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貢舉。比及得爵祿政事。卒不諭經義。故以道德仁義。皆若聾之於聲。瞽之於色。其不能聞且見者如是。予常病焉。以儒名。相與擇士之秀者。得孫高二生。各取一經以治之。由是一室之中。會鄴郡陳子堅。河南侯孝傑。俱天人之理。邃如江海。時發辨論。鏗然其聲。既而樹程式。凡十日五求傳注。講誦正醇。仁義之言。馥如椒蘭。罰金以恥之。庶乎鮮或暇逸而造所未至者。以質問焉。有不通者。孔子謂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顯愚者發爾。善爲學者。能誦且達於政。而敏於對。聖人之言爲不乖謬矣。用是著其始。且以勉于終云。

送焦千之序

劉攽

攽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厮役。戇愚

無智。貪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笞僞僇辱。安以爲己物。故無可以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祫祭宗廟。施慶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于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民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敖倉以賙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幡然改。立爲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爲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爲不若人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言。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

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瀾怒濤。橫流逆奔。吞嗜百川。久怪出沒洶涌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別十有三年。予之銳氣銷鑠頓挫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敢言。今乃爲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於心。乃俛首低氣。視甑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徇者輕。而無異於吾之說邪。如無異於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迺所謂幸不幸者。豁然於胸中矣。希道其勉之。

南豐集序

王　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爲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遇。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塡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時爲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裒錄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宋文鑑卷第九十一

序

正蒙序　范育
仁皇訓典序　范祖禹
熙寧太常祠祭摠要序　楊傑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茶經序　陳師道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進策序　秦觀
楊州集序　秦觀
集端圖序　秦觀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正蒙序　范育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仲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爲禮官。至京師。予始

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于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于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爲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晬盤之說。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爲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淸虛一大之語。適將取訾於末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爲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爲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屠以心爲法。以空爲眞。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眞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爲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爲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

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於理爲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准推而放諸無形而准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准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爲夫子言乎雖然爝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仁皇訓典序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爲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爲尚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大聖堯舜傳賢不是過也太宗繼文海內爲一眞宗守成治致太平至于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光有天下四十二年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宮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

范祖禹

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澤厚。淪浹海寓。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于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爲成憲也。洪惟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爲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具兢作正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朝。以備邇英進讀。日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仁宗言爲謨訓。動爲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爲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熙寧太常祠祭摠要序

楊傑

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先蠶、五龍、爲中祀。壽星、靈星、中霤、祿、共酒齊、黍稷、果實醯醢。將作、共明水明火。太府、共香幣。大僕、共牛騷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隸于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主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惘然不知祭事之聯事。傑迺集諸司所職爲旁通圖一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各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

寧太常祠祭摠要云.

仁宗御書後序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窗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己而就規矩.徇今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卻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愼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陳師道

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月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爲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其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

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苦。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于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未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爲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聽者不至問也。學至于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講而未必聽。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必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爲人者必存乎今日爲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心舍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爲之本。及其發之。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

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不幾乎侮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進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遂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爲三十五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憤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

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募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鬻。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楊州集序

楊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楊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廣陵、南兗、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

秦觀

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集瑞圖序

秦觀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之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皆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之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皆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蕭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指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耳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贍、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鍾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推今卽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

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端叔佐莫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恠庚午耒臥病城南門撫犬雞晝臥愔愔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狡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也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國而符石騖于中國祖宗芟夷僭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天下聽順無復僞竊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耒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耒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

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耒聞今燕豆疏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也。眞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敎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宋文鑑卷第九十二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捕魚圖序　晁補之
離騷新序　晁補之
送田承君序　鄒浩
孫莘老易傳序　游酢
論語解序　謝良佐
趙氏金石錄序　劉跂
泰山秦篆譜序　劉跂
新校楚辭序　張耒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黃伯思

詩不云乎．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夫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

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捕魚圖序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菼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

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篷篙坐有巾而韜出網中得者前有盂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人篙一人小而顙三童子若飲食若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人物意識之穎川晁補之序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

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敍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至離騷變而爲賦．譬江有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送田承君序

鄒浩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示寵。其視天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蓋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露之恩。輒逗遛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爲社稷計。況分職其部中者乎。其脅於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明。屹如勍敵。壓之以山丘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也。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綰銅章以據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左右固有毀之者矣。羅公自媿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譽言出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於聽覽。且嘗信眉抵掌。爲僕劇談。恨不與爲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治西河也。肯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乎。苟思民有赴愬而不察也。思民有窮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侍老攜幼往返千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于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怍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僕知其爲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乎。僕知其啓戶持謁。願交於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陰自喜曰。吾苗裔有人。

孫莘老易傳序　游酢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汚。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

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犧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犧至于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論語解序

謝良佐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一本蓋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而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嘗諸觀人。佗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爲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爲簡我而分且怒。勿以爲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

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
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疊疊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箴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弈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洒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操縵。不能安琴。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義之富貴。眞如浮雲過此而往益得而已有頗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眞如浮雲過此而往益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出讀之使人疊疊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箴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弈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洒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操縵。不能安琴。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義之富貴。眞如浮雲過此而往益得而已有頗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眞如浮雲過此而往益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易以口舌爭也。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眞不我

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敍。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好惡取捨之相遂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眞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乎我者也。知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閎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趙氏金石錄序

劉跂

東武趙明誠德夫。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若干卷。別白抵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模印。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爲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窺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景亟稱之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一至於此。或譏邢邵卑陋。不善讎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卑陋。不善讎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

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爲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爲玩哉。余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夫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余文爲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書。

劉跂

泰山秦篆譜序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令世傳泰山篆字。可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撫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摸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摸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岳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

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幷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沉晦之迹。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尚也。如親輒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氏。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陲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大夫。衞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蓍蘋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册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祕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

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幷王逸九思爲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驗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NATIONAL LIBRARY

宋文鑑卷第九十三

論

君臣論　徐鉉
持權論　徐鉉
師臣論　徐鉉
勸農論　高錫
斷論　田錫
原古　賈同
原祭　鄭褒
原孝　陳堯
君臣論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

管仲受執寧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疎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爲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紓踣于京厲流于巂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爲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己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爲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爲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侵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慽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爲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貳於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汨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弒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憚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爲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爲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畏己也。則必罰自我行。欲人之懷己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己懷己。而不知賞罰之本。遏其淫而已。苟自爲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己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己出也。漢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不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勳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己。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巾箱書。見魏帝手勑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鬬。其威名如此。及其爲帝也。乃用陸驗石珍爲心膂。何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爲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爲帝也。乃用陸驗石珍爲心膂。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曾不知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

側人主以不聞過爲賢不違命爲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爲而亦且棄正義而事朋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衞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爲亂也止誅八人餘遂釋之高散家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均一善善而能用之惡惡而能去之不以己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疑政隳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師臣論

徐鉉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以教其知匡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自三皇已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衰世之君闇於大道嘉言美事掠歸於己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之利器必出自一人不當爲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夫往古之事不可言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取天下功侔三代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信之計爲義帝縞素則董公之說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破武關出兵宛葉則鄭忠之畫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人臣之祿豈爲人臣

所教者、不能爲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能用忠賢之謀。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知玄德不辦此。必爲人之所教。斯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之主。猶有斯論。況常人哉。夫爲國譬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衆。舉千乘之國。有坐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君人出令。臣下唯知奉行。則役夫竪子。可爲卿相。何必勞於求賢。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勸農論

高錫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時以耕。時以種。耳。夫農之病者。由乎隳於制度也。制度隳。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偕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者。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于今之農。其利甚寡。方見穀帛夫以墨之。婦以黛之。力竭氣衰。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征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逋矣。賦斂互取焉。農乃完其通。以供賦斂。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

入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卽如彫一寸之金鏤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紈比帛之貴有幾也既金玉綺紈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紈必見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嘗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擧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煩歲擧古典哉

田錫

斷論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僞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恥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忽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僞未盡猶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隳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擧成敗之數先定也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王法成湯

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旆武王震恐以爲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衆意以爲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鎩銛爲金狄聖謀國典焚爲煨燼將以弱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爲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讓伯夷絕周之蔬粟是斷於貞介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爲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也項藉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爲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悅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控弦者二十萬臨於渭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于時臣僚進諫以爲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示之弱卽生戎心所謂智略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弩矢纔發責敵之罪顚類太宗然爲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卽漢祖之斷有餘而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而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太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不從劓通之言謂之不斷則錫以爲韓信不斷於爲忠而猶豫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劓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

盎之言。誅錯以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讒誣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非其死所也。晉宣得巾幗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矣。

原古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烏乎師之執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爲衣、豈不美哉。而爲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犧農黃帝之道。亦聖人也。何以不爲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爲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薄。薄盡而後酌於厚。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何爲不先爲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弒君弒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

賈同

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止則亂極也。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蠲欲不已。則欲盡。欲盡則力全。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無窮。吾知其不能也已。原古。

原祭

鄭褒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德也。尊卑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爲子。故郊以享帝。孝以承業。廟以事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外。得以祭境內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已。是以神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氏。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爲爲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之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浮圖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誰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事非爲己也。有天下然後祭天地。有土地然後祭山川。敢有僭擬。罪不細矣。法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爲己。如可求之。彼秦漢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神仙。其卒有獲乎。彼爲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從道士之說。神猶不饗。況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誣於神。神其臨哉。其傳萌拆於秦漢。枝蔓於晉宋齊梁之間。迨今百千歲。根深蔕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熟於聞見。爲之而不思。今聞有正其說。必以爲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壞矣、曰如之何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可柰何。

原孝　陳堯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有不由而立也。嗚呼爲孝之道。是因乎心者焉。孝有小大。性有能否。君子小人。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行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温凊之禮。愼以飲食之節。起居進退。罔怫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至于愛敬之道。乃天性也。無忽天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匱也。世之愚者。知其孝乎而不知所以爲也。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折體斷股。密寘于味。苟親之壽。幸而未盡而或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于後人。旌之于門閭。率土之民。向而思其効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其事者。遂以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戶也。逾墻鑽穴。而迨殞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憂者也。予曰。毀不滅性。死生之際。尙或存也。苟居疾以剝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陷之于不義者也。禽之相食。尙曰無有。安在爲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之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未知覩焉。且民之耳目。烏知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諭之而已。既諭之且制之。俾爲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始于一邑迨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宋文鑑卷第九十四

論

封建論　廖　偁
洪範論　廖　偁
近名論　范仲淹
晁錯論　文彥博
朋黨論　歐陽修
爲君難論上　歐陽修
爲君難論下　歐陽修
封建論　廖　偁

柳子厚爲封建論以短封建者。誠以周之亡由立諸侯之過也。故曰周其國。繼世而理。其人之賢不肖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也。又云。諸侯世祿在位。各據其地。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如子厚之論。是蓋知其末而不知其本。故以封建爲非。以封建爲非。故曰封建非聖賢之意也。勢也。又云。湯武之所以不去之失在制不在政。又云諸侯各專

也。此亦見子厚之惑者也。夫事有得失。理有是非。固不易也。俛謂誠聖賢之立制度。皆取法於天地。而節制於人。使人悉得其所耳。當生人之初。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又謂天下諸侯雖專國繼世而理。亦不能妨天下之聖賢也。又謂湯武之不去封建者。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勢也。周之立封建者。實以封建者。聖人所以理民之達道。觀三代封建之制。因地制民。因民制祿。使大不至於難制。小不至於無賴。是故如身使臂。臂使指。上下相制。罔有不順。則封建者。固因人之利而爲之也。夫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也。豈有取法天地。節制於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爲勢。則天下孰不爲勢。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何止於封建而已乎。俛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且封建之制。地有差等。祿有多少。禮樂器物。各有分限。是故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無者不可有。執是而行。雖世未有亂者也。若地不必有差等。祿不必有多少。禮樂器物不必有分限。下者不必下。少者不必少。降者不必降。無者不必無。則未有不亂者也。觀周世之末然矣。豈三代之盛。則非不封建也。而不聞亂。何封建利於三代之初。而不利於三代之末乎。是蓋政存與政失之謂也。使周末之天子。執文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則文武成康之時也。又安得有問鼎射王之事。當夷王而后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有也。安得諸侯不爲逆。設使雖不封建。未有不大亂者也。俛故曰。周之亂在失政也。且夫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也。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

者爲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爲善也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卒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天子舉之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惡不必絀是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棄矣觀其然夫豈在於封建是誠制亂之罪也爲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聖賢之於天下必主之者慜世之亂然也固不以得天下爲利也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孔子以湯武爲仁人孔子以爲仁人則湯武之不苟得可知也且聖賢之心唯欲利後世益天下苟事有利益者雖死焉爲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則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后世矣又豈肯因而不革況封建者以天下爲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獨制天下爲心公私之道昭昭矣而公私之義固有差矣爲故曰湯武之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而不去之也且子厚不究天子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爲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爲患不究升賢絀不肖爲當世常法而反以聖賢不立爲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

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爲勢。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反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利其力。偁故曰、子厚之論封建。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雖然。子厚以封建爲非者以守宰爲是故也。以守宰爲是者無他。乃曰有罪得以絀。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讎。朝斥之矣。又云。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使漢室盡封侯王。則孟舒魏尙之術莫得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行。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諦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矣。嗚呼。若是者。子厚果大不明其本也。以是爲是。則豈封建之世。有罪者不得而絀乎。有能者不得而升乎。朝拜而不讎。夕不能斥之乎。夕拜而不讎。朝不能斥之乎。若有罪不絀有能不升。法制不能拘者。皆已亂之世也。已亂之世。無不失也。何止於封建哉。已亂而罪之。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嫉商均之不肖。而非堯舜也。於理順乎。雖然。子厚止知漢之封侯王。而不知古之封建也。止知漢之封侯王。則宜所謂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諦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也。若古之封建。固不至是。三代之封建。凡天下四海九州。州二百一十國。在夏商則百里極矣。國凡有五等。五等之國。制度不同。同出於天子者也。古之一大國。止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固未有能爲亂者也。漢之封侯王。則一侯王之地。如古之大國數十。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乃漢自爲之法。非封建之法也。若以漢自爲之法。而疑古封建爲短。是由以溺咽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而又孟舒、魏尙、黃霸、汲黯之輩。當三代之時。不啻千萬輩。在卿大夫之列。安得謂在封建之世。則不得伸其才術。豈數子者之才。能爲太守。而不能爲他哉。而子厚固以爲封建則能用之。不知意之若何也。嗚呼。是非得失之理。明明若是。又何曲爲之言也。偁非好辨也。庶聖人之道。少有明

耳。

洪範論

廖偁

箕子之敍洪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孔安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偁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偁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犧而前。偁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下。至於堯舜。觀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啓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犧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爲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說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鯀有凶德於天下。而達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卽謂天果祕之而不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卽謂天果授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受歷數於天命。天命誅之。必親受僇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僞以爲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爲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惎矣。雖然。欲成其爲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誼。則宜其云也。於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錄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錄而爲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錄之以成書耳。

近名論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知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言爲善近名。人將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眞。斯人之徒。非僭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鉤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卽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愼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其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

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晁錯論

文彥博

臣讀漢史。晁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爲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爲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爲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爲稷官。契作司徒。皐陶作士。垂爲共工。益爲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愼東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爲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己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本論

歐陽修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

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悅之使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勞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憃。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其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幷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

最先廢而兼幷游墮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之姦者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飛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偏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勝之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生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執也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善人爲朋。莫如紂。能禁絕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與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爲君難論上

歐陽修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達衆舉事。又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自專。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自專。

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偏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特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拙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

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用。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歐陽修

嗚呼。用人之難矣。未若聽言之難。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訣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而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聽其言若不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捨之宜矣。然必聽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

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宋文鑑卷第九十五

論

泰誓論　歐陽修
辨惑　石介
漢論上　石介
漢論中　石介
漢論下　石介
陰德論　石介
賞罰論　劉敞
患盜論　劉敞
叔輒論　劉敞
泰誓論　歐陽修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

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則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爲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

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辨惑

石介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擧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仙。漢武帝之求爲黃金蕭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漢論上

石介

噫嘻。王道其駮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駮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幷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曰五

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饔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禹之政而見商之政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商之政而見周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石介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漢高祖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爲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道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齷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爲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爲蕭爲之規當

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爲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石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幷小。因定之經界。因爲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爲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

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致其君。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曆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幷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蓄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弘、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爲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

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喜。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謂德仇在己乎。欺天而無君也。州人謂德仇在己乎。以進退於人。千里受弊。邑方千里。牧非其人。百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百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惸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賞罰論

劉敞

賞爲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爲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爲功乎。抑謂闢土彊兵之爲功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爲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恥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

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爲不善之辜是聖王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世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賞雖爲善未嘗不僞也從而賞之是賞爲勸善也爲善者終身誠之今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邀譽也尊主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己爲孝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己莫若己爲順天者也下之順於己莫若己爲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爲而大夫士爲之是良大夫士侯也天之所爲而王者爲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悅而順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順王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爲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

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操兵刃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龠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以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辦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尙擿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卻雍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未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事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叔輒論

劉敞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違於衆。而形勢敝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逼於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敝。禁彊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顏冉之徒。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況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宋文鑑卷第九十六

論

治戎上　劉敞
治戎下　劉敞
賢論　劉敞
救日論　劉敞
材論　王安石
原過　王安石
周公　王安石
功名論　司馬光
葬論　司馬光
治戎上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經不足以兵。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莫大於兵。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鉤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

弗能辨馬牛也。而況乎聖人之意。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大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以爲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六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下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卻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

劉敞

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狄入衛。）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況其實乎。其言猶惡之。況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修。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修。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汚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愉憧居也。彼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藂。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唯姜戎達于經。（僖三十三年。）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一貫也

賢論　劉敞

人君之賢其身賢也不若其使賢之爲賢也人臣之賢其身賢也不若其使賢之爲賢也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故曰天下治而已矣百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慮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爲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萬民爲心焉以其後嗣爲心焉大爲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爲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其澤後世蒙其福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爲賢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袗衣鼓琴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仄不倦勞於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君莫盛於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爲舜之爲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辨慧伎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高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辨慧

伎藝敏給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以貴驕人。所謂吝者。非獨吝於爵人。吝於教人者有甚焉。故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於教人。忌也。人疎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爲驕與吝也。求爲人君者。盡於此矣。求爲人臣者。盡於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爲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爲臣也。君爲君焉。臣爲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救日論

劉敞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救災不救。災畏災不畏哉。丘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爲災者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姦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詖僞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己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儆於上哉。是以或至於夷陵而猶不寤。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爲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

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爲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最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焉。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其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甚異者蓋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方駕。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爲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頸翮。加強弩之上。而彍

之千步之外。雖有扈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用。而以敲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於材有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者。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可用者。吾所以獨言求而用天下之材。則所以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鬬之徒起。唐太宗方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者。吾不信也。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

見簒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簒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周公　王安石

甚哉苟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苟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皆戰國之姦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苟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

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功名論

司馬光

自古人臣有功名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伐齊。下七十

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萬。項羽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爲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粮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既置賢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修乎道之人。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

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艱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熏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爲相。鮑叔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終桓公之傳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彊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廷。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饑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曝曝功烈施於後世

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慨矣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

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它故。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宋文鑑卷第九十七

論

心術　蘇洵
任相　蘇洵
辨姦　蘇洵
備亂　鄭獬
唐論　曾鞏
晉武　錢勰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氣。既戰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心。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幷天下而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幷天下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

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唯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知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雖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當敵。而又以敵自當。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而後可以加兵。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害。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彼聞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任相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嘗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有節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

若夫相必有節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焉。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知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之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以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不爲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于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之以禮而彼不自效以服其上。重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

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以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其禍者也。

辨姦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爲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亦何從而亂之。由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容有之。非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也。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堅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其爲天下之患。必然無疑。非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備亂

鄭獬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獵。剖而爲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爲之備諸侯。一剗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爲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封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闢。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爲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睽而爲三。魏氏以閹豎之亡漢也。則又爲之備閹豎。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闥之役。閹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爲之備強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爲帝。暮爲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瀰漫橫流。以至于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爲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爲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爲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己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唐論

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漸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農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也。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

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晉武

錢勰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善有大小。而務有先後。夫以小善而爲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晉武

錢勰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善有大小。而務有先後。夫以小善而爲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爲不自滿也。焚雉頭裘。以爲儉也。行布衣禮。以爲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經國之慮矣。遽遂以爲過漢文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不封禪。所以爲不自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陛下焚雉頭裘。所以爲儉也。不如無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禮。所以爲孝也。不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中屢言之。屢言之不聽。則以身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感悟。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復。則雖永寧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人可出。羊車之遊有所。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衛瓘之言見察。昏弱之惠遂廢。則晉祚靈長。亦未可量也。湛雖好論事。而不知爲此對。專爲逢迎章合之語。可爲長太息也。故劉毅至比之桓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宋文鑑卷第九十八

論

留侯論　蘇軾
孔子從先進　蘇軾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志林三首　蘇軾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蕭瑀論　張唐英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圮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而愚以爲或者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心。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

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爲此其所以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爲此其所以能忍也。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檻囚之中。其所

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繼以先王之禮樂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誘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木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殊。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冉有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盡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宜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盍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

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曹參之治齊曰愼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志林

蘇軾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常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其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

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所樂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於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

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滅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稚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幷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畮。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特智以防亂。特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傲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

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及此。主果於殺者。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一作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

程頤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孔子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蕭瑀論

張唐英

蕭瑀請出家爲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快快自是罷爲太子少傅此是杭閣瑀而使優閑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啓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以求備而責人不以己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遏豈亦圭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俱求天下之政權柄在己恥其不能卑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相後之執政者必欲迹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衆苟不取於衆是

哥奴輩昔嘗拑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003907360

51
-3

籍